

禱歌

寫在《九歌》首演前

文／林懷民

一直想去湘西。去探訪沈從文的故鄉，去追尋《九歌》的世界。楚地，苗人也許還保留遠古祭典的蛛絲馬跡吧。朋友勸我，去長沙看馬王堆文物還實在點——在這個連敦煌都開狄斯可舞廳的時代！

始終沒去成湘西。卻因心懷《九歌》，便處處撞見《九歌》。徐國士博士帶我去看墾丁的地火。黑夜中，赤紅的火舌吐露著地底的生命，我彷彿也看到火紅的女巫瘋狂起舞祈福降臨。幾年後，女巫的舞臺轉化為一塘荷池。

必然是因為中年的緣故。更重要的，經過八十年代以降的變亂，我和許多人都需要安慰。我知道《九歌》中的芳蘭芷草裡並未包括荷花。然則，《九歌》原來的面目不可考，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作為文化原型的意義。對美的追尋，對大自然的敬重與珍惜。劇院裡一方泛著水光的荷池，也許可以為現代都市人帶來一絲安慰。

女巫在荷池畔狂舞，然後呢？

我無意呈現一場復古式的《九歌》。那麼甚麼是舊瓶裡的新酒呢？我停止幻想，回到原文裡找答案。我赫然發現，美麗繽紛的曼妙歌舞之後隱藏著碩大無朋的挫折；神祇從未降臨楚地的祭典，湘君湘夫人捉迷藏似的無法晤面，山鬼始終沒等到他所等候的人。正因為人世間的種種遺憾，人們不得不祭祀不斷，祈神不斷。想到這裡，彷彿繁花謝盡。我哀傷莫名，卻無法迴避這個不愉快的現實。

中國歷史上，或神，或帝，或王，多少人以權威的姿勢君臨天下，然則神祇從未到臨，而生民兀仍祈拜為自己創造一點生活的希望。是因為這樣，《九歌》才在眾神的章篇之後有了「國殤」嗎？真正的神，是心中有百姓，願意以肉身去護衛，去作祭獻的烈士吧。

有的學者認為，《九歌》實際上原是春秋兩季祭慰戰士亡魂的儀式。那麼，舞劇《九歌》就是一場輓頌式的慰靈祭吧！

祭壇要美，起舞的巫覡要有力。重述《九歌》詩篇要使人看到原作的影子。然而，「挫折」才是真正的主題。於是，東皇太乙狂暴對待迎神的女巫，〈司命〉一節是重要的操控與撥弄，湘夫人江邊的苦候原來是日日進行的埋葬青春的儀式，雲中君永遠踩在「人民頭上」遨遊四海，山鬼則是「一張淒慘的無言的嘴」…至於〈國殤〉，那曾仆倒，曾經中斷的生命就應重新站起。生生不息的荷池畔，站起的應該是青春的生命吧！

從動念到編作完成，十年已逝。彷彿從漫長的旅行歸來，舞劇《九歌》即將首演。我在上面寫的是「旅行札記」，不是旅行的本體。舞蹈動人之處是它瞬息萬變的意象，是如呼吸起落的動力。如果動作居然有任何涵義，觀眾擁有全部的權利去感受，去詮釋。當舞者青春的生命臨現時，編舞家的玄思奇想請退位。正如楚地古儀透過歌舞進行淨化，我希望舞者的呼吸能夠帶著觀眾去旅行，旅行歸來，在落幕時，觀眾和舞者可以感受到荷池清水般的潔淨。

舞劇《九歌》是一首禱歌。

原載於 1993 年 8 月 8 日《聯合報》